

元遺山先生全集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卷之五
詩集
五

无道山先生全集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來往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

乎所
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
沒簿尉閒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
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
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
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
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
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
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
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岷陽內翰閻
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

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
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眾
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
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
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
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
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
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峒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
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
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

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脇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閒遣人會大將李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
麾下眾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
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
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李里海軍而與
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
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
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於牛
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饗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
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又
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

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充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饗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

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甯壽考之福故
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
不死耶得無疾病以歿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
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爲公歿
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旣握
兵柄頗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聞亦
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
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閒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
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旣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
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

不能及爲所勝從果餌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
復有水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
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
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
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
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
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旣素
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
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
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

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
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浹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
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
浹妻子厚爲贖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
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旣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
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
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惠日積而月
綦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
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

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
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
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旣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
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
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伋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齊維魯
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邁凶鋤穰棘矜迭爲長雄遺黎惘然
適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著龜往還大同挾右
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儼景同翻鬱爲雷風
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

之武乃錫金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
職公救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罇漏我完爾有
瘡罷我遑我安金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
祥風愉愉叶氣油油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
斯禱祝公壽考爲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
魯婦已髻布宣王靈繫公是賴愛養基本繫公是戴巨室
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有開必先惟公之功
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
孝忠荏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旣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旣彊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以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爲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

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尙無媿焉好問客公
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
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
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賊相下之水柵繼破曹
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
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
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
下道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
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
救者尙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爲

司命公爲之闢四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仗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王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勲臣之右虎符

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
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
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
致祈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
問以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
樂布之五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
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
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沿人之情況乎
時則縣絕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
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